

永豐縣志卷之三十二

藝文志

啟

明

諫造兵器第一啟

鄒朴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初一日開封府儒學訓導臣鄒朴謹  
言臣聞順理則安爲善最樂古之賢王常以此爲守國之  
要道也然則所謂順理爲善者無非尊朝廷守法度篤孝  
友盡臣節數事而已亦嘗以進於殿下矣而近者又聞收  
買福鐵科派牛皮抄造紙扎將以備治兵器造端宏大眾  
皆驚疑殿下以忠孝存心必不肯別有營爲然藩屏王室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啟

一

宜於鎮靜今河南之境密邇京都旣無戎狄侵邊之患又  
無外臣不廷之討殿下何故勤勞瘠想以爲此於理不順  
之舉哉聖上間關萬苦成此大業分茅胙土以王藩國正  
欲聖子神孫順理以保萬年之福也今聖壽愈高萬幾日  
勤殿下誠能上體宸衷孜孜爲善以保其國則可謂之孝  
可謂之忠而臣子之職分盡矣又能念昔先懿文殿下之  
德澤與今儲皇殿下之仁慈而盡忠臆焉則親親之義篤  
矣此安守國家之大本也又何在於甲兵堅利哉夫不可  
生者心之幾不可萌者事之幾殿下若如此措爲則臣恐  
此幾一萌朝廷聞知其將何詞以對乎聖上英武雄斷必  
不肯以私恩害公義也殿下宜深思臣言不然他日悔將

晚矣臣一介儒生所讀者聖賢之書所守者綱常之理若有所見而不言則爲不忠而負其所守矣殿下察其犬馬之誠而從之可也臣不勝惓惓不勝惓惓

諫造兵器第二啟

鄒朴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十三日開封府儒學訓導臣鄒朴謹言臣近者進言修造軍器爲不順於理異日悔將無及蒙殿下諭臣謂所修者舊甲不滿十副不一二日當罷工矣臣私竊自喜以爲從諫如流古昔賢主之事也今又於殿下見之矣而旋聞取集人匠動以千計科派物件源源不窮將命徵求之使道路旁午臣民間之不寒而慄而左右之人方且謂臣等迂闊無知出位妄言以誤國事致令睿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一

啟

二

志牢不可易此等之徒臣亦聞之矣或昔嘗事張氏者比事方氏者此皆亡國賤俘秉心不良殿下使居護衛猶爲不可况可聽其言議乎亡國之大夫尙不可以圖存况卒伍小人聳警賤流哉殿下若不察臣言則此輩必引諭失道陷殿下於不義矣今臣爲殿下計之兵器決不可擅修朝廷決不可不尊法度決不可不守臣節決不可不盡親親決不可不篤邪言決不可聽納忠諫決不可不從若或不然臣恐患起蕭牆殿下將何以對皇上乎臣本愚直不識忌諱固知言出禍隨但念陸贄有云不忍上負朝廷下負所學臣學固膚淺矣抑豈肯誤殿下哉臣不勝惓惓不勝惓惓

諫造兵器第三啟

鄒朴

洪武三十年十二月十五日開封府儒學訓導臣鄒朴謹  
言臣本儒生固爲迂闊無知然若臣之義綱常之理亦嘗  
講之矣爲國家者舍此將何以爲本哉今殿下於軍器之  
役若不罷止則於天理爲不順綱常爲有失臣節爲有缺  
法度爲不守矣其將何以訓臣下乎夫保國家如保重器  
焉恭敬小心以奉持之惟恐有失况肆志妄動乎殿下若  
果信羣小之議則此役必不罷此器必難保臣爲殿下惜之  
之惜之

藝文志

傳

宋

六一居士傳

歐陽修

六一居士初謫滁州自號醉翁既老而衰且病將退休於潁水之上則又更號六一居士客有問曰六一何謂也居士曰吾家藏書一萬卷集錄三代以來金石遺文一千卷有琴一張有碁一局而常置酒一壺客曰是爲五一爾奈何居士曰以吾一翁老於此五物之間是豈不爲六一乎客笑曰子欲逃名者乎而屢易其號此莊生所謂畏影而走乎日中者也余將見子疾走太喘渴死而名不得逃也

永豐縣志

卷三十一

傳

四

居士曰吾固知名之不可逃然亦知夫不必逃也吾爲此名聊以志吾之樂爾客曰其樂如何居士曰吾之樂可勝道哉方其得意於五物也泰山在前而不見疾雷破柱而不驚雖響九奏於洞庭之野閱大戰於涿鹿之原未足喻其樂且適也然常患不得極吾樂於其間者世事之爲吾累者眾也其大者有二焉軒裳圭組勞吾形於外憂患思慮勞吾心於內使吾形不病而已悴心未老而先衰尙何暇於五物哉雖然吾自乞其身於朝者三年矣一日天子惻然哀之賜其骸骨使得與此五物偕還於田廬庶幾償其夙願焉此吾之所以志也客復笑曰子知軒裳圭組之累其形而不知五物之累其心乎居士曰不然累於彼者

已勞矣又多憂累於此者既佚矣幸無患吾其何擇哉於是與客俱起握手大笑曰置之區區不足較也已而嘆曰夫士少而仕老而休蓋有不待七十者矣吾素慕之宜去一也吾嘗用於時矣而訖無稱焉宜去二也壯猶如此今既老且病矣乃以難強之筋骸貪過分之榮祿是將違其素志而自食其言宜去三也吾負三宜去雖無五物其夫宜矣復何道哉熙甯三年九月七日六一居士自傳

明

大理寺丞鄒公瑾傳

鄒夢祺

寺丞瑾公字瑾所父拙存先生奎績學以詩文名公少從遊蜀中遇金華王公紳與語大奇之稱公志篤才敏磊落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五

可喜忠義人也蜀人士皆願與交歡洪武二十七年癸酉以經明行修舉授四川巴縣訓導丁外艱服闋補延安府學訓導戊寅用廷臣保薦超拜湖廣按察司僉事尋陞大理寺丞時建文初定官制改都察院爲御史府遂以公署府事靖難師起公約同事者二十八人期以身殉國師既渡江有來約開門迎納者公率同列請誅之不聽事載國史本傳未幾聞金川門不守倉皇與御史魏公冕執章疏以禦之力陳大義語甚切至遂受械繫文皇正大統命鋸死於市妻子俱被戮族屬悉戍邊公被刑時語尤烈嗚呼二公之死烈矣當藩邸構兵生事鋒利焰熾觸之者焦擗之者碎二公各忠所事慷慨立節遑恤其他視鞭扑刀鋸

如饑渴者之甘飲食焉蓋與古之夷齊稽段異時同符當時方練黃耿齊驅並驂至今讀其奏疏觀其詩文景仰其風采凜凜猶有生氣所謂成仁取義二公殆無愧矣彼同約赴難越夕而淪洪涖而盜取重祿者賢不肖何如哉按鄒氏之先十支分派一居遷鶯鄉卽長史朴公暨寺丞瑾公之先世一居吉水城東八傳至瀾當宋末造從鄉衮文信國公勤王功居多以忠義聞蓋出家法素以忠勤廉謹勗後人今二公所爲若此可謂克世其家有光厥先者矣世稱二公兄弟連璧信夫從父魯士有詩哭之因傳錄焉詩曰三章封事上親王逆耳忠言豈喪邦晁錯有心扶漢室伍胥何事棄吳江鼎湖已逝蒼龍遠華表難歸白鶴雙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六

遙想九原明月夜英魂雙璧戀騰芳

處士居學先生傳

鍾復

先生姓黃氏字厥居先世家野溪之楓坑世業儒尙清白授徒鄰邑者無算先生少穎敏出流輩從鄉先生遊日記千百言詩賦駢儷不煩郢削有命援筆立就沛然流出胸臆無窘迫之態先大父見而奇之遂以子妻焉旣壯教淑生徒循循啟迪學者樂從之游往往有所造就以故人爭趨之不計遠近家居力學不倦未嘗以人之趨向爲已足因以居學顏藏修之軒予過而問曰先生之學博洽古今發而爲詩清新雅麗肆而爲歌浩瀚而無津涯對偶之文精切而快人心就學者無虛日禮請者無虛歲在他人以

爲至矣尙河俟於學乎先生曰不然子言過矣學無終窮天下萬事萬物之理不能以盡格古今聖賢百家子史之言不能以悉通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思欲格而通逮老而未獲矧自滿而自逸乎子豈不聞說命有云惟斆學半念終始典於學吾今年踰六十聰明不及於前時道德日負於初心居學以保所已能尙恐失之使居而不學豈不并前功而盡棄乎予聞而驚曰予過矣予過矣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此聖人純亦不已之妙也先生既老而不倦於教與學其可謂乾乾終日之君子矣乎使從先生遊學者皆能心是心詎不皆有所就而底於極乎用是書爲居學先生傳俾覽者有所興起云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七

羅一峯先生傳

陳獻章

吾平生有故人曰羅倫字彝正吉之永豐人宋羅開禮之後也性慷慨樂善不疑人欺遇事無所迴避有不可輒面斥之舉成化丙戌進士策對大廷頃刻萬言中引程正公語人主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執政欲節其下旬倫不從直聲震於時奏名第一爲翰林修撰會內閣大學士李賢遭喪去官朝廷畱之臺諫皆不敢論說倫詣其私第告以不可李公始以其言爲然旣數日復上疏歷陳古今起復之非是且曰如其不然必準富弼故事終喪劉珙故事言事反復數千言一本於天理人心之不容已者孔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倫以犯顏敬諫

爲大救時行道爲急其負荷之重未嘗一日忘天下故發憤如是疏奏遂落職提舉泉州布帛司倫雖見逐而士論益榮之由是天下之士爭自刮磨向之不言以養忠厚者爲之一變而終倫之世臺省未聞有起復者矣倫雖以此爲人所知然亦以此取疾於人明年召還復修撰改南京供職尋以疾辭歸閉門授徒日以註經爲業垂十年卒於退居之金牛山世之知倫者不過以其滂沛之文奇偉之節果敢之氣而已至其心之所欲爲而力之所未逮未必盡知也嘗欲做古置義田以贍族人或助之堂食之錢謝而弗受或衣之衣行遇乞人死於途輒解以覆之客晨至畱具飯其妻語其子曰瓶粟罄矣之旁舍干之比舉火日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三十二

傳

八

已近午亦曠然不以爲意提舉泉州官例應得折薪錢其人欺以乏告卽放遣之不復問予嘗遣人訪之山中結茅以居取給於隴畝往來共樵牧若無意於世者時或作爲文章以發其感慨之意而人亦莫之知也  
論曰倫之必爲君子而不爲小人較然矣如倫之才少貶以徇人雖欲窮晦其身豈可得耶以其所學進說於上世目之爲狂何足怪也孟子稱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若倫者今所謂豪傑非歟無導於前而所立卓然人莫能奪之又曰倫才大不及志其青天白日足稱云

處士亶齋先生傳

聶豹

亶齋者何豕之族祖父信古先生別號也先生爲汝端公



季子諱巨字信古以字行自少端重不類羣兒卓然有古人之志及讀小學酷愛之嘆曰了此古人不難學晝誦夜思久之若有所得而六經無疑義也年十七八以行誼爲宗黨所推凡宗黨簡養蒙之師之賢者非亶齋不可然先生素自重非其人雖數十金不屑就以是益爲宗黨所推歲先幣爭迎迎而得之卽訢然幸豹幼時竊嘗矚先生於書齋之隙先生端坐如泥塑人羣數十童子寂若銜枚凜乎神明臨之也故凡童子出先生之門者端拱循默書聲朗徹字畫楷正稍長皆能道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從叔祖定賢公嘗曰吾今七十矣夢寐見亶齋猶惕然醒先生家極貧隆冬躡屨緇袍四十年不易其敝徒以菽水每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九

得乎親之歡心而宜兄宜弟怡怡如也三年之喪悲號頓絕疏食水飲慘怛骨立見者悽然每時祭對越祖考輒流涕凡族有伯叔父及伯叔兄弟之喪不踰旬不御酒肉見人有爲不義疾之如讐雖極富貴人必折之縣令王公昂豐之循吏一人耳嘗慕先生之風而致之一見不可得乃鄉飲輒詣先生廬拜而賓之而先生亦屢辭不往且曰孝友睦婣任卹吾有一行可風鄉人乎無一行可風鄉人而賓之是辱鄉飲也縣役夫夫之長必排門斂丁例也乃夫長嘗不義爲先生所折竟坐役先生先生操箕錘以往左右啟王公曰鋤庭草者非信古先生耶王公愕然趨庭下親扶先生拜而謝之而且罪報者先生曰往役義也罪之

過矣先生自守之分類如此聞予先大父巽公嘗曰邑有古君子二劉彥剛之外惟吾信古也今雖兒童走卒皆知其名然彥剛無後先生之後不絕如綫謂天道福善是耶非耶予觀伯夷傳而益信司馬氏之言可徵也

豹曰予讀魯論至孔子曰吾未見剛者乃竊嘆吾曹齋公不幸而不爲夫子所見耳先生聲色貨利秋毫不入於心謂之剛非歟若天道報施每乖其常智者弗論焉

處士劉中山傳

聶豹

劉霖字濟之號中山肅庵先生季子也年十二從父宦程鄉見白沙先生欲師之肅庵曰汝方習舉業白沙豈課做師耶邑士楊榮夫卽一峯白沙高弟可師也遂歸而師焉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

然厭薄舉業勉爲時藝補邑庠生已而省侍程鄉過羊城友張解元紹齡乃介禮白沙之門畱而受業者數月別贈以詩曰扶君直到源頭去七尺芙蓉贈一莖且曰他日不到源頭還我芙蓉杖也公由此篤志聖學嘗爲崇正會與諸生講求古人所學何事及身心理欲之微晚信會稽良知之說構離明書院優游於中暇則朗誦六經或默坐澄心遇會意處輒軒然起舞人不知所爲也先生造詣精邃志行大孚於鄉鄉人好鬪相暴者先生片紙至卽解散有不善者父老相戒曰得無爲中山公所知訟不白於官者質諸先生是非唯唯而退宗黨士友之貧者先生知無不濟義之所在髮膚無所愛

豹曰中山之學以靜虛爲本體以孝友忠信爲實地以施  
貧活族正俗化鄉爲實用鄒東廓先生亦曰耄耄嗜學如  
劉先生其今之衛武乎所著有中山集

孝慕苦節傳

劉應民

丁亥之秋余以家乘有事於成志堂會以楮墨煩愈材陳  
生者載閱月生暇日持一策視余曰此諸名公爲不肖先  
慈賜也翰澤流輝永爲世寶茲幸其事日久願更徵惠片  
語載之家傳庶先慈在地下亦永藉有榮幸余受而卒業  
焉則侍御暘溪艾公爲題其端太守仙石聶公爲誌其墓  
而奉常視軒陳公一厓郭公少參右渠張年丈樂邑落山  
古南二董公及生同宗會川君各有詠什最後則文學宋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一

公子漢臬爲之跋洋洋盈帙讀之不能去手余於是知貞  
孝萃于一門非偶然而益信太守公所謂非此母安有此  
子之言爲不虛矣遂不辭而爲之傳按孺人姓劉氏爲邑  
望族鷺溪邑庠生諱紹烈之女生而慧淑嫻於內則知綱  
常大義女工織紝其餘事也父爲擇所歸許字西坊陳君  
敬之既歸事舅姑以孝聞家之長幼咸譽之無間言既而  
舅見背獨姑孀居在堂家用復日窘孺人黽勉有無竭力  
甘旨惟恐一毫少拂其歡心而歲時嫺戚問饋賓親過從  
應酬欸設豐約得所俾敬之無內顧之憂乃敬之又不幸  
蚤世二稚方在弱齡盛年落寞人所難堪孺人含辛茹苦  
誓死靡他居常姑婦相依母子爲命而已夫弟升之館金

陵十年不返無一怨言及之唯朝夕訓生曰汝父早棄人間事不及見汝之成立與否今汝煢煢然家徒壁立爲士爲商兩莫所據然吾聞古人有畫荻書葉者卒以成名汝能效此異日得以文事遊士大夫間不猶愈于他途之爲勞且辱乎生遂專心墨池書法日進且自守甚確不屑于媿阿卑鄙之態邑先大夫儀部泉厓聶公甚重之爲之延譽時或周其空乏自是門多長者車儒紳家往往爭相延致孺人方喜其子之能有以自見不自謂其遂不起也適邑有門庭之寇生故貧無爲葬具乃藁就淺土寇退欲改殯而困于力遂病狂者幾年蓋情事未伸至痛隱于其衷哀慕之極適不自覺耳陳生孝乎哉久之交遊憐其志諒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十一

其誠樂爲之助益以稱貸始得行營善地以安貞母之魄又得太守公爲之誌銘爲泉壤之光生之病遂亦恍然若失至是人愈信陳生之誠於慕親而致羨孺人之有子也今孺人葬若干年矣生言及輒愴焉不能自釋視古風木之悲梧楸之感終身有餘思焉余既嘉陳生之善承母志又重其送終之慎慕親之永且有徵於諸名公之知言故具述如左庸以告夫世之爲母爲子者俾知所感而交勉于貞孝之歸焉未必非風教之一助也

太常郭一厓先生傳

鄒元標

公名汝霖字時望永豐層山里人層山盤亘百餘里勢由處邑諸山蜿蜒卓竪而來中多瀕洞崆峒玲瓏巖奇萬狀

說者以爲仙靈窟竈郭氏世居其下罔有顯者母夫人夜夢明星在天白髯翁執杖指示母曰爾兒也公始生巨目鼻隆然下垂腰背宏闊識者咸異爲非常人爲諸生有聲聞聶貞襄譚新建學欣然嚮往起家癸丑進士官行人授吏科給事中疏條陳三事又疏邊事纏纏當人心會有朝鮮之役議它屬者其人思一莖魚腹遂沉沉海島中誰復知吾姓名乃疏分宜不法事肅皇帝怒而戍遣之移而屬公客爲謀者曰爲人臣子誼不避難拜君命不宿於家以險且難者屬它人宜白其事公謝客曰吾骨宜付波浪中不琉球亦死獨海島能死人哉至閩會倭擾江上舟不得發例故與副使各一舟公約曰吾兩人死則俱死何必副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三

舟遂并舟往省費數千金至朝鮮禮成王儀公贖黃金百公辭曰使臣不敢拜金爲天子羞王亦憚公以金拜上上仍璧其金別賜有差蓋異數也晉光祿少卿順天府丞城通州以公爲政議者謂非得金數十萬不可公費可三萬餘金大司空上功晉俸二級賜白金文綺亡何晉南京太常卿會太夫人春秋高遂歸公先在都門惟與諸耆俊爲同志會歸而開太極館尋金牛遺蹟自講課外無別嗜焉乙亥赴青原諸長者問公渡海事公以海喻學言昔所聞琉球事卽種種知聞皆不足信迺知學不行猶不足語知也又曰初之海也覩稽天澎湃之勢心如舟亡舵久而覺太虛無盡吾身亦無盡如一葦飄蕩大海中無少怖苦予

自海上歸來於死生毀譽深沉從不置念非不置念念欲  
熾無從也說者曰公得海遊深矣世迂儒或以公繩獲一  
稟東魯而好習竺乾家言不知公實有見與吾儒無異同  
者昔佛舉頭觀明星見始拈華示大千公之來其必有自  
難與膠儒道也

論曰世宗朝恩江有三大卿宋大理予未面然問之長者  
豁達磊落人也陳太常如翠竹碧梧野鶴飄蕭望之亭亭  
物表公如名岳巨峯崢嶸雲霄中胎靈孕育不可涯涘此  
皆吾里典刑也孟子曰遊聖門難爲言觀海難爲水以海  
遊得窺聖奧使公今日而在再問公公且有言乎哉且無  
言乎哉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四

南山居士傳

宋儀望

邑有居士曰邱鳳諸氏世居太極鄉之平溪其先有諱子  
強者國初以人才起爲餘杭丞有宦蹟載一統志而邱氏  
浸顯矣自子強至居士凡數世居士生頭角屹立身長七  
尺餘比壯遊江湖間東走齊北走燕又西走大梁卒往來  
齊魯宋衛之墟居士則又善論世事凡所至人皆折節下  
之於是居士名聲藉甚已而挈轂南歸宗黨媻戚咸具衣  
冠操酒食日往來稱賀居士因謝曰予少不能事儒而業  
於商今父老視予所得孰多夫儒與商非甚相懸也特其  
名異耳商之道仁以予之義以取之順時變操盈縮得之  
不喜失之不戚其與儒者所稱何異於是父老人人稱善

居士既連治居室畢婚嫁已又輸粟數百石於官曰某誠不敢獨私其有以爲諸大夫憂時邑令朱公核其事當道寵以冠帶居士顧不好也正德戊寅鄉里盜起居士首倡民兵設計剿除郡守伍公大奇其能自以爲得居士晚然居士素剛信爲鄉人畏服人有過輒面斥之不少懈已乃深自韜晦平溪之南有地數十畝其先府君嘗欲居之於是居士遂徙而南創屋數十楹葺牆垣樹木居所負山曰南山自居士始徙其地曰吾固南山主人也故人稱居士者必曰南山云今居士年且八十餘步履強健如少壯人予甚訝之子三人其仲卽予所交大順氏也歲戊申予以進士留滯京邸大順氏寓書予曰助不佞辱交於下執事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五

維家君隱德執事業許爲之傳幸卒圖之嗟乎世嘗言范蠡秉越政恐其禍且旦夕至遂託爲陶朱公以自解去今以居士仁予義取之說觀之彼其所爲殆亦有道存焉孔子云使回多財吾爲之宰彼聖者猶或言之今爲儒學者必槩誦商爲商者亦多訾儒固其所見者異耳豈所謂通論哉語曰善取者必善予居士散財好施總家敦族咸有法度且以儒業訓其仲子顯大居士者必仲也予故爲傳其事俾後之人其有式焉

羅小溪先生傳

失名

吾郡之永豐以直節正學顯於天下者曰一峯羅先生登第授修撰上扶植綱常疏貶泉州提舉復官未幾養病金

牛山中以卒用不究其志天下惜之今天子嗣位始采廷議贈左春坊左諭德諡文毅而先生之道益顯有子四人長曰梁次曰柱次曰幹次曰榮咸以文學世其業幹字定本號小溪由鄉進士授浙之西安教諭考績改江陰陞福建甯德知縣尋改漳之平和狷介尚氣節言必稱先子不讓民以自肥不趨權以希寵郡之談氏族能守家法者必歸焉初小溪君幼而敏先生復涵育之以正南昌張東白公愛之許妻以子九歲先生沒鞠於長兄長兄欲玉成之使從先生高弟陳君大中以學家貧無力躬樵爨以自給動心忍性勃勃有鉅志既受室南昌漸漬日遠三十上春官或勸損年以避乙榜感然弗悅曰將事君而先欺之如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十六

先子何先生年友有爲少宰者招之使見不肯往俟選定而後見之赴任西安首以小學近思諸書爲教凡常例害義者雖蔬果弗受嘗考湖廣應天福建鄉試有投三百金於官署之圃俟其人進見戒以義命斥還之甯德邑小而貧痛刻其供億與民休息舊例有贄鎮守百金獨持不與鎮守令人索之喟然嘆曰剝民以媚閹宦先子其爲之乎請於當道願仍教職以去鎮守知爲一峯後噤不復問尤盡心以寬獄雖成案必平反之民有擣其叔之廬毆殺二人適以病死父尸昇而抵之復進惡草毒其嫂有司坐叔以死屢訴弗白君視獄中有一童子誘使言其情因召其耆老而責之曰殺二命不仁也暴父尸毒兄嫂不孝也汝



鄉矣宜容若人乎耆老相愕吐實竟寘姪於法有貴宦位少保後怙勢凌州閭懇於上官而罪之毀言交至弗爲撼御史程君疏薦於朝曰正學本於家傳真誠本於天性政興弊革吏畏民懷朝廷以爲得才改官平和至之七日而卒年甫五十平生寡合不輕與人交交而弗當輒棄去獨西安鑾子仁以孝友甯德陳衰以風節相敬愛如昆仲其處族黨以不校爲上策曰自先子以來受侮不少矣居家二十年室廬田園無所增家人以匱告曰貧之一字由孔顏傳來不義而富何以見我先子有子五人曰郡曰鄜曰郢曰鄆曰邾恒訓之以安貧郡廩貢生亦力學思繼其世論曰予嘗從義師入豫章數詢甯庶人事父老爲予言濠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七

初張時亟奪西山廢寺田張學士壻羅知縣常佃寺田以自給濠聞嘆曰是固一峯子吾知其家貧獨置不奪古所謂民之秉彝好是懿德雖狂狷固不泯乎比官廣德迺聞達官貴人尙諂先生無一嚮之肥以飫其腹無擔石之儲以飫其子孫將良心眩迷果以溷廁爲鈞天帝都也郡來學於南都出示小溪君行狀郡澡身砥節瞿瞿以固窮爲家法無忝於先生之烈慨然讀而慕之因詳其最以傳於同志

楓山吳先生傳

宋儀望

楓山先生姓吳氏諱成字九成世爲吉之永豐人其族姓散處繁盛自壽卿翁始居楓坑里中稱楓坑吳氏先生

九齡而母氏俞孺人卒厥考鞠友府君乃更娶廬陵楊氏  
遂徙如廬陵年十七補郡弟子員每試輒居優等然先生  
業有大志不屑與世輩爭逐視世之富貴利達泊如也  
督學者試先生當次廩已爲舞文吏更置之人以告先生  
先生第不言久之舞文吏事敗露矣然亦竟無所  
此多先生長者先生以行誼聞郡中而家益貧友人  
以白於當道欲廩之乃亦竟辭不受屢大比輒屈於  
先生固不恚也始先生從厥考依於楊左右奉養無缺  
力佐諸昆妹婚嫁年四十餘尙僦屋以居會當道奉詔  
郡邑諸淫祠於是郡中士相率以謀於郡伯得廢庵  
居之先生往與故工部主事周君仕友善周故饒於贊  
又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八

先舉於有司則願以其別宅爲助其諸庖厨餼廩農工  
鋪田池苑牧之類咸綜理周密乃以書致先生曰仕誠不  
敏願慕於季路之誼惟執事度之先生以書謝曰予聞古  
之淡交也若水土之推愛也以德雖執事有命僕則不敢  
與聞如是者至再先生不獲已一應其請至則謂周君曰  
執事固將參我乎士各有志願更勿以爲意也月餘遂辭  
歸無何故廬災親舊咸咎先生或譏以爲矯抗先生皆不  
聞日與生徒講學談藝至忘寢食已乃葺茅屋數椽以居  
因題之曰植木畱春任編茅待雨過意豁如也家人嘗怪  
其不治產業然願好施予嘗入城見一人攜幼餒迫瀕死  
適有惠蜀扇諸物計可易數日食卽推以遺之又常遠遊

行江畔一人被祟浸溺於水中同行者皆驚怖辟易先生獨不懼以手力援之卒得不死其他急人之難徃徃如此蓋其天性然也一日郡伯徐公冠慕其名往造焉相與欸晤良久因誦植木留春之句亟嘆息登車而去時省中方檄先生校書聞使者至輒避匿山中人竟莫測也傳公頤者沔陽人也以制科高等出合廬陵下車月餘卽躬詣先生詢以政務是時傅公年始二十餘以才能知名願獨禮敬先生時論高之每歲鄉飲郡執事必加禮於先生乃固謝不出貳佐李公本式其廬彊起之至則雍容揖讓成禮而退是日園橋門觀者如堵然是時年且八十有五矣宅傍多植橘樹尤喜種瓜人至以東門擬之繪圖賦詩至盈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十九

細帙所著有平園雜詠若干卷稿多散佚不存往甲午歲大比先生冢子來鳳儀舜氏企厥墻段重士宏氏咸以明經入薦眾以爲食德之報云庚子冬十月十有六日先生卒享年八十有七儀舜氏既終喪則以母蕭氏孺人命出爲祿仕始攝高唐州學事以聘典應天文衡遂改官蘇學所至以風節自持人士爭敬憚之且與予同爲豐人又同官於吳朝夕相得甚歡一日揖謂予曰吾視子當有聞於世願爲家君作傳然予方弱冠時卽知有楓山先生爲邑中長者今少司馬余師雙江聶公亦爲予亟稱之有劉公翀者高士也往以禮部郎中居於家避地於郡旁金牛寺中歲餘人無知其爲郎也然劉公願獨交於先生劉公死

先生至爲位哭之又云先生始居約時其所交皆當時名流及登仕籍雖至親厚者亦不輕作書問其自重如此予聞之喟然太息益思見其爲人然則傳先生者宜莫如予矣

論曰昔魏文侯問相於李克克對以居視其所親窮視其所守云云世嘗以爲知言若楓山先生者果何如人哉方其與周君仕者友也固皆欲立名義不輕爲然諾者至周君與居假先生則毅然辭之不以親暱易其志周君故負氣不相下先生往往面加規砭卒能始終相成爲邑里所重時以二公比之管鮑然管子方貧時每分財輒多自與臨歿與桓公訣又多短鮑叔之爲人余嘗以此少之由此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二十

言之先生殆加管子一等矣先生行事頗眾予不暇論著著其大者

處士邱一鴻傳

宋儀望

處士邱一鴻氏少有異才嗜學不倦未幾得內傷疾輒廢棄博士業篤意養生之術已而病得愈然卒厭棄世事布衣疏食若將終身居前面山帶溪澗清冽有石齒齒幽興所至輒盤旋石澗之濱嘗誦摩詰詩云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卽婆娑起舞欣然忘倦遂自號爲石澗居士而人莫之識也久之聞大司成東廓鄒公講學青原之麓遂振衣相從已又從太史羅念菴游二公皆當時號大儒處士以布衣往來其間益自奮勵歸卽以其學試於鄉人鄉

俗故尚氣動致獄訟逾年處士時時說以利害皆鑿鑿中肯綮久之人皆感服然性嗜淡泊又好爲徒行不欲以酒食騎從勞鄉人以故人益歸之予往過外父家處士以媼姪輒從予遊探奇尋幽嬉遨連日叩其中若脫然於世味者予灑然異之及遣其子從予門則戒之曰吾少業儒以病廢卒無以償吾志汝勉之彼觀其意豈真忘情於世哉今夫世有幽貞之士抗情山谷滅跡衡門譚世道者或不之取焉然予觀古之高人士或笑傲夷門或託跡遼海或輕棄萬乘之貴或長揖人主之前彼豈有所憑藉亦各云其志也已矣以處士之才不卽邁夙疾得發揮其志意彼其所爲或亦有可觀焉噫此豈可與淺見寡聞者道哉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二十一

雁峯羅隱君傳

宋儀望

湖西有隱君子曰雁峯居士甫弱冠能文章試諸生諸生中望見居士長軀聳立言動必循規矩固已灑然異之與之語又博涉羣籍爲文有奇氣於是諸生中目懾居士以爲青雲可立致也當是時居士兄弟四人皆以績學爲諸生居士又裒然儔人中其心愈益自負然性顧沉重亦絕無自矜態人士益以此多之故家巨室爭延致爲子弟師嘉靖戊子督學趙君淵試居士文奇之拔置第二當次廩爲同列人見給竟奪之居士固不較也厥後昆弟繼卒悉以同父產推置之幼弟早棄諸孤則爲之教養婚配母夫入天年高居士竭力供朝夕喪葬皆如禮唯謹有司上其行

於督學使者每至輒優勸之癸卯歲督學陸公讀其文嘆曰此績學士也拔之首廩久之居士亦無意進取遂棄去日處蓬室中少暇讀書賦詩詠歌自娛居嘗憤曰自吾先世以勲業聞望顯著往遭宋室不競開禮公起兵勤王載在史傳當成化宏治間伯父奎以文章領省解頤頤一時璧以鄉薦歷官東昌同知先考章邱合玉以明經薦高等從兄一峯先生擢大魁官史局文章直節望於海內至於小子兢兢不敢失墜今兄弟繼死而予又不得薦於有司而使先人駿功盛節中絕於予是小子之罪也雖然古之人苟能躬孝弟砥忠信義恬愉安靜之節皆足以善世而藏身彼汲甕抱關之倫觀其意豈真欲與世絕哉亦各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二十二

云其志也已於是優游泉石無復希世望榮之念居所對曰雁行山居士每往來其間輒徘徊竟日曰吾雁峯主人也鄉之人皆呼爲雁峯先生然竟莫之識也內弟襄壻於居士每過予輒言及之予固素善居士者因采其事著於篇俾後之知居士者庶幾有傳焉居士字彝輔居湖西吉之豐邑人

邱洪概公傳

郭汝霖

邱翁洪概者廣耀公之子也廣耀公善植產業貲富甲里間有子四人而洪概公爲第三洪概公天性誠篤恂恂孝友處昆季之間未嘗崇私貨廣耀公新家業公取其最下者親友交口稱公爲能讓雅好禮敬賢士賢士過輒杯酒

懇勤接歡世咸謂公之富而知禮公無子世共嗟天道不滿晚歲有女曰鸞秀卜配而歸於予貞靜明敏深有得於翁之雅教不數年亦早亡幸而有子與皋皋有子誥傳焉予今閱公族譜而得公之遺行於其姪嗣某輩慨然爲著之傳俾翁不遂泯泯云

國朝

學博覺菴戴先生傳

解 韜

戴先生諱大業字覺菴明萬厯間曾祖諱應高由福建南靖徙永豐以儒世其家父諱曰球

勅贈

南昌府儒學訓導生子四先生其長也性孝友器識過人年十八補郡庠生以附貢授南昌學訓導日訓諸生崇廉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二十三

恥勵名節以振士風與其賢者能者而風厲之其有被誤抑者委曲保全之蒞任之初廉徐生儒縉內行完潔卽急聞於學使者以爲多士勸有金生者爲惡少所辱貧無以自理先生曰如此則斯文掃地何以培養士氣耶正言之縣令尹立寘惡少於法平陽守徐公玉田時方爲諸生誣以冒籍被攻擊名幾除矣先生維持之力甚事得釋而徐公不盡知也先生亦不言時部檄復文廟祭器樂器而佾生體制未定因詳請衣以青衿春秋丁祭各頒胙以榮之祭樂儀器咸造如式又嘗清還廟門外遺址市人不擾而廟制克稱其精於奉法而達大體類如此在任七年師道克立諸生益知端品自愛士風一變上官皆重其能聞

以他事試輒效於是特疏薦先生而先生思母情殷浩然有投簪之想矣初先生之選授南昌也贈翁已先捐館舍而太母吳孺人不得已乃畱家人侍獨攜一僕以行嗣因齋

詔書赴贛州道出於吉舟回泊張家渡大雪中徒步走百餘里歸省奉以就養官署已而太孺人復有歸志會

朝議教官由附貢出身者改他任卽解職歸子舍依依不忍離而中丞邁公已特薦先生太孺人復促之行遵命悒悒出門去抵臺兒莊忽一夕心動不能寐晨起卽返櫂兼程疾馳歸太孺人果先得腦疾先生晝夜撫摩其側湯藥必親嘗兩越月而病愈後居喪哀毀盡禮而友愛之情倍摯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二十四

爰建任軒書院於屋側與諸弟講學其中杜門不出先生夙負知人鑑而慷慨喜周急維持節義尤力官南昌日少司空地山曹公年未及成童一見卜爲遠到器識前工部之調凌公於諸生中命賢嗣五峯師事凌公而與曹公交憫已故新建論龔某子幼無以治喪歸傾囊濟之無少吝後家居因族婦張氏少寡苦節三十餘年其子貧困甚力以狀白於邑宰得請

旌如令典其他利濟事不勝書先生享年六十有八孺人林氏婉順有婦德子三人長卽五峯名宏奎雍正壬子舉人今官河南新蔡縣知縣與余交最善余長子榮世其子壻也論曰學校之設所以養育一世之人才而適於有用之途



也誠如先生之砥礪廉隅以勸士而又加以相士之識愛士之心何患人才不古若哉或謂先生才浮於位苟大用無不可者乃年屆五十依依子職懸車以老友誼倍篤殆所謂惟孝與友以爲政者端在於是耶

言志

羅孝子傳

胡麟

孝子姓羅名國揚永豐明德鄉人其父華澄翁劇鍾愛之幼讀書沈潛寡言笑嘗從余游學於顛余特賞其文初不知其至性過人若是也母劉氏病卒孝子悲痛欲絕所親慰之曰毀不滅性子讀書明理胡不自抑哀而傷母地下心乎乃潛往墓所席地僵臥父命強掖之歸則又往如故時大雪積身盈尺奄息如絲父不忍奪其志命家人結草

永豐縣志

卷三十二

傳

二十五

廬蔽焉居數年父病歸省輒臥父側侍奉湯藥未幾父卒孝子撫棺長號復往墓所當孝子之初居於廬也蓬首垢面蟻蝨徧體數閱月若忘其身之在苦塊者在廬掬水漬米自爲飢粥或竟日乏食或數日冷飧不舉火夜有巨虵入其廬昂首欲噬孝子不驚悸忽震雷起墓傍擊蛇斃羣鴉啄擲野外雷遺楔於地遠近傳觀咸以爲神異孝子家故貧自居廬六載益空匱或哀之稍贈以金親舊有過而問者孝子長跪不起亦不言麻衣寸寸裂見者流涕服闋歸里族人欲以其孝行聞於官孝子戚然曰吾抱終天恨不能酬親恩於萬一也奚敢以此沽名乎未幾孝子死全家亦隨以俱死其事迄無表彰者道光癸卯邑侯馮詢集

鄉紳計議請

旌表建坊邑修撰劉繹爲之題

論曰孝子六年辛苦人情所難吾尤難其不自以爲孝惟不自以爲孝故不自以爲苦也或者乃以全家俱殞爲孝子惜是猶有形骸之見存夫焉有忠孝節義之人而可以形骸論哉嗚呼孝子死孝子乃不死矣全家亦不死矣

周烈女傳

徐湘潭

周烈女永豐縣大富山農家女也父名節洪許字本邑朝川湯監生長壽之次子肇琦肇琦病劇使人速烈女母往視去移時而報已死矣烈女聞之卽日解己所佩帶縊於室時年十有八道光十五年八月五日也當肇琦病日進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二十六

女伴私叩烈女己以死自誓矣蓋非偶然憤激於一時者也烈女自幼莊慧不苟言笑精女工事寡母劉以孝聞徐湘潭曰女子未婚夫死而不改字謂之貞女甚或以身從死則與遭強暴而死者同稱烈女三代以前未婚夫死之貞烈當有之矣而無明文惟邨風柏舟詩劉向列女傳以爲衛宣夫人嫁衛君至城門而衛君死入持三年之喪不許衛君弟繼立者爲配而作我心匪石之四句詩人美其貞一故舉而列之於詩焉又有謂全篇皆宣夫人作者韓嬰亦以爲宣姜自誓然則此卽未婚夫死之貞女矣但宣姜之淫見於春秋傳向所謂宣夫人者豈別有一衛宣耶而史記衛世家無之抑此衛宣夫人者非衛宣之妻特

以宣爲謚如魯桓公夫人而曰文姜莊公夫人而曰哀姜之比耶然自列女傳外亦別無互證也且小序又以此詩爲仁人不遇朱子又以爲婦人不得於夫而作歧說駁駘固難定於一是耳若鄘風柏舟篇則說者咸以爲衛世子共伯早死其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作此以自誓信如此說則疑共伯妻亦未昏夫死矢節者否則世子妻旣歸於衛衛君爲之主矣其父母焉得思奪而嫁之然觀髦彼爾髦二語則又似其妻已見共伯者若史記謂共伯已立爲君則呂成公已辨之當矣故曰三代以前未昏夫死之貞女烈女皆無明文也漢則有扁表貞女義婦之制見司馬彪續漢書志中然其辭亦未別白惟其然故

永豐縣志

卷

三十二

傳

二十七

明之歸熙甫遂作貞女論實并烈女論之而皆斥爲過於禮又比之以奔且以爲乖陰陽之氣傷天地之和焉本朝朱竹垞作原貞亦陰沿其說而稍爲異同然及其書戴貞女事則不用熙甫之說矣其痛攻熙甫之說者以予所覩記則有南豐梁質人宜興儲六雅安溪李茂夫至若汪鈍翁之朱烈女傳朱文端跋賀烈女傳蔡文勤朱貞女傳姚惜翁張貞女傳錢竹汀記湯烈女事夏烈女傳焦氏循巴貞女辯雖不訟言攻熙甫而其說皆與之迥相違反者也諸家精論甚多世率有其書概不復述亦非盡無小失而惟文端之言尤少疵而多所發明原熙甫立論之謬皆由誤信曾子問而已所引納幣有吉日壻之父母死免喪

而弗取則嫁之之文乃沿陳氏澹之解澹此解羅文莊困  
知記已斥其謬矣文莊別出一解雖於理無戾然細玩本  
文究不若姜湛園辯戴記二條直以此爲記者之過非聖  
人之言爲當也若其謂女氏弗敢嫁而許諾固其可以嫁  
者此則熙甫一人之私見也又引女未廟見而死猶爲未  
成婦而歸葬於女氏之黨爲證此則文端不信而辯之詳  
矣與湛園氏皆特識也予少時未見二公論亦嘗疑而辯  
之要之未昏夫死許改字旣嫁夫死許再適者皆非以爲  
道當爾也特朝廷寬以立制不概責人以所難所以全天  
下之中材也其不改字爲改適者則聽賢者之自致也如  
以許改字而卽以不改字爲非則亦將以許改適而卽以  
不許改適爲非乎可乎不可乎旣嫁而從夫死者亦非禮  
之中而君子不忍議之者特取其情之摯然則未嫁而從  
死者其情不更摯乎不尤爲可尙矣乎禮以時爲大者也  
今國家定令二者皆列旌獎之科矣卽使曾子問實可信  
亦無所庸其議而况非可盡信也戴記多假託聖賢之言  
宋元諸大儒論之屢屢矣曾子問之不可信非啻此也予  
將別爲文著之以就正於有道者湯氏之長者請予爲文  
以表周烈女又將以予文徵求士大夫作詩故予爲傳而  
并貞烈女統論之如此噫假令熙甫生於今之世也亦焉  
致出此謬論招羣儒之掊擊乎哉

